



爱的故事

□小雨

## 邂逅雨花台

忘记他，觉得好难；思恋他，暗藏心间。

上大二时，我就开始暗恋他。他魁伟帅气，富有磁性的嗓音让人着迷，黑管（单簧管）吹得很专业，打篮球的风格像易建联。每次看到球场上他跳跃的身姿，我便心跳加快，目光随着他的身影游移。同寝室的同学都知道：我喜欢他，可他却不喜欢我！

毕业了。拍毕业照时，我特意穿上心仪的时装，尽可能地站在离他近些的位置。我想以后看毕业照时，就不用费力地寻找他了。分手那天，他给每个女同学都送了一颗雨花石。

回到故乡，偶尔在校友网遇到他，互致Email，他仍是彬彬有礼。时不时地梦里寻他千百度，梦醒时分，却是泪雨沾巾……

后来认识了现在的先生，披上婚纱时发现自己还在想着他。我发Email告知他我要结婚了，可我没盼来回信。婚礼那天，我和先生穿梭于亲友间应酬时，我的手机开始振动，是他发来短信：祝贺你，小雨！善待爱情，我已失去了曾经的美好，好好珍惜幸福的现在……

我哭了，莫名的委屈和压抑仿佛释放了，他怎么就不能亲口说出来呢？好想听听他充满磁性的声音！先生递给我一方纸巾，笑着安慰我：“这么漂亮的新娘，眼睛哭红了就不好看了，是因为舍不得爸爸妈妈吧？我们会经常给他们打电话的。”先生的体贴、大度和善良，让我泪雨滂沱。

婚后的日子忙碌而充实，让我很少再想起他了。一次先生出差，我俩一起去了南京。徜徉在玄武湖畔，流连在中山陵时，我想，故人送我雨花石，他乡能否遇故人？仿佛是上天有意安排好了似的，茫茫人海中，雨花台英雄雕像前，蓦地，我看到了多年未见的他！

我慌乱的心在狂跳，拿着数码相机的手在哆嗦。他们一家三口笑着朝我走来，他看着我，怔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是你吗，小雨？”听着久违了的磁性嗓音，我点点头。我听不见他和我先生说什么，便暗暗打量他的妻子：一个清瘦干练的江南女子。他们执意相邀去家中做客，因行程安排紧我们婉拒了。我们两家合了影，这次我和他妻子并肩站在一起。

分别前他对我说：“你老公是一个很好的人，看起来你真的很幸福。”我不再说什么，面对曾经让我魂牵梦绕那么久的人，那一刻，我心里居然不再有一丝涟漪。

我终于明白，这么多年，我始终在追求一个忽远忽近的幻影。而现在，我把它永远地封存在了记忆中。

梦里不知身是客，看尽烟花终是空。也许，有一种幸福就叫做遗忘吧。



## 母亲的相册

□余萍

他母亲一生有过五个孩子，因医疗条件落后及家庭贫困，最后只剩下他一个。

父亲早逝，母亲既是娘又是爹，黑了脸膛，糙了皮肤，弯了脊背，终于把他培养成村里唯一的大学生。他临走那天，母亲眼角的泪总是擦不干。

大一暑假，他飞似的回到母亲身边。母亲用她黑糊糊的手掌摸了摸他的脸，哽咽着说他瘦了，然后拉他去拍了张照片，还不停地唠叨：“你给娘记住了，明年回来一定要比这会儿胖！”他使劲地点头。母亲笑了。

大二暑假，他因事耽误了几天才回家。母亲一点儿也不恼，还是开心地拉

他去照相，说他今年白了些，但还不够胖，明年一定要比这会儿胖！

转眼，他大学毕业，由于成绩优秀，留在省城工作。母亲很开心，说，这下可好了，比他上大学离家还近呢。看着母亲头上一根根银丝，他在心里默默地想：“我一定会经常回家看您的。”

没了寒暑假，他只能利用春节假期回家。第一年春节，他就风风光光地给母亲带回一个漂亮的儿媳妇，谁让他既帅气又有才华呢！

母亲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把手放在衣襟上擦了又擦，才去拉儿媳妇的手。

母亲有些惶惶地对他说：“把你俩合照的相片给妈一张吧。”大二暑假陪母亲去镇上拍照时，他随口说太耽误时间了，以后母亲便没再提起照相的事。他说：“照片倒是不少，只是没带回来，回去给您寄来。”母亲连连点头。

在城市待久了，感觉农村的生活真是不方便，住了两天，他们就返程了，把母亲驻足凝望的身影丢在了火车汽笛声中。

结婚前，他回了趟家，告诉母亲婚礼定在那一天。母亲说：“回家办酒席吗？”他说：“不回了，太远，不方便。”

新房富丽堂皇，媳妇娇媚可爱，他沉醉在浪漫与温馨中，加上单位事情太多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。

有一天，他突然接到儿子玩伴二愣的电话。

“五子你回来一趟吧。”尽管他上面的哥哥姐姐早夭，母亲还是习惯叫他五子，乡亲们也都这么说。

他问啥事，二愣说：“你妈最近瘦得厉害。”

他呵呵一笑说：“有钱难买老来瘦。”

“你妈连走路都有点费力，你还是回来看看吧。”

他只好请了家，匆匆赶回家。

母亲的模样着实吓了他一跳：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，颧骨高高地凸起，衣服里显得空荡荡的，仿佛是大被单披在身上。

他硬拉着母亲做了检查——肝癌晚期。他这才想起母亲经常手握拳头抵在腹部，想起母亲睡觉时喜欢放一个枕头在身体右侧，想起好久没有与母亲谈心了……他不敢告诉母亲实情，天天不离母亲左右，在母亲床头堆满了营养品。他跪求医生用最好的药……终究，他没能留住母亲。

在整理母亲遗物时，他看见一个相册，里面全是他的相片。一周岁，两周岁……初中，高中……全部按年龄和月份排得整整齐齐，从这里，他看到了自己的成长历程。

翻着相册，他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。翻到最后一页，他呆住了：只有大一和大二时他和母亲的合影及一张他的结婚照，其余空白处，都被母亲贴上了纸片，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：大三，娃与同学旅游，没回；大四，娃忙着写毕业论文，没回；工作第一年，媳妇来，不方便照相……

他抱着母亲的相册，号啕大哭。

世说故事

## 就诊

□呼庆法

王涛两岁的儿子近来有点儿气喘，并不断地咳嗽，饭也不怎么吃，不停地闹腾。他妻子说：“别是肺炎吧！”王涛一听就坐不住了，赶忙和妻子抱起儿子到市人民医院就诊。

小儿科坐诊的是王医生和田医生。在小儿科入口处，王涛和妻子看到墙上王医生的相片下面写着小儿科主任，就认定要找王主任给儿子诊治。

等候就诊的人真多，王涛赶忙让妻子抱着儿子排到长长的队伍后面，他自己到王主任的诊室打探情况。诊室里闹哄哄的，小孩子的哭声此起彼伏，只见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带着白口罩的医生，不停地向家长询问情况，不停地开着处方。王涛想，这一定就是王主任了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王涛看妻子还排在长长的队伍后边，儿子仍烦躁地哭闹着。见田医生诊室的门虚掩着，就诊的人很少，王涛就和妻子商量了一下，到田医生的诊室就诊。

诊室里只有田医生一个人，在专注地看书。田医生一看有人进来，赶忙热情地站起来。询问情况后，田医生仔细地看了看孩子的口腔，并用听诊器听了听孩子的胸部。

田医生说：“不碍事，是呼吸道

感染，开点儿消炎药吃吃就行，记住多喝水。”王涛拿着处方一看，开的都是些常用药。

就在王涛要去划价取药的时候，他妻子忽然犹豫地说：“田医生，她行吗？”

“咋不行？人家也是主治医师呢！”王涛说。

“那看病的人咋恁少哩？”王涛的妻子说。

为了打消顾虑，王涛和妻子决定再让王主任看看。

他们又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，终于可以就诊了。王主任询问后说：“现在小儿肺炎挺多的，去做个B超吧。”

王涛说：“会不会是呼吸道感染？”王主任说：“这不就在排查吗？”

B超结果出来了，王主任看了看说：“肺部没事，去验血吧。”

“验血？”王涛问。

“看看体内缺什么。”王医生说。

血检结果出来了，王主任看了看说：“缺钙。”

随后他开了处方，王涛看到诊断结果为“呼吸道感染”后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处方上列着一串长长的药名，王涛却一个也看不懂了。

老张到单位后，见王姐正和李姐说笑，便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开始办公。过了一会，他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因为王姐说周主任有外遇，她描述得好像亲眼所见一般。虽然老张也不喜欢周主任，但是两个人的笑声打扰了他。

老张一拍桌子道：“王姐，你要是有种，就到周主任面前说，在背后嚼舌头算啥能耐。”王姐白了他一眼，拉着李姐气鼓鼓地走了。

办公室的人陆续都来了。小赵一进办公室就开始抽烟，弄得屋里乌烟瘴气，咳嗽声不断，可谁也不敢吭声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小赵和韩局长的关系。老张可不管这个，走过去从小赵嘴里拽出烟用脚踩灭，气愤地说：“年轻人，学什么不好，就知道抽烟，太没出息啦。”小赵转身便出去了。

一会儿，办公室的公用电话响了，是陈倩的男朋友打来的，两人聊了半个多小时了，好像还没有停下的意思。电话离老张不远，老张伸出手把电话键按下去。陈倩很不高兴地问：“老张，你为什么按我电话？”

老张说：“这个电话是大家公用的，你要是打电话，就用自己的手机打。”说得陈倩没脾气。

快到中午时，孙主任来了，大家赶紧问：“孙主任，咱们的加班费什么时候发啊？”孙主任说：“再等等吧，局里现在没钱，不过请大家放心，等有钱了，优先给大家发。”

老张突然吼道：“没钱？钱都让你们当官的吃了喝了，还在这里假惺惺地装慈悲！”

老张正和孙主任吵着，感觉有人推他，一翻身便醒了。他老婆问他，刚才大喊大叫是不是做噩梦了。老张回忆了一会儿，高兴地说：“吓死我了，还好是场梦。”

可乐故事

□任万杰

## 男人了一回

老张到单位后，见王姐正和李姐说笑，便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开始办公。过了一会，他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因为王姐说周主任有外遇，她描述得好像亲眼所见一般。虽然老张也不喜欢周主任，但是两个人的笑声打扰了他。

老张一拍桌子道：“王姐，你要是有种，就到周主任面前说，在背后嚼舌头算啥能耐。”王姐白了他一眼，拉着李姐气鼓鼓地走了。

办公室的人陆续都来了。小赵一进办公室就开始抽烟，弄得屋里乌烟瘴气，咳嗽声不断，可谁也不敢吭声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小赵和韩局长的关系。老张可不管这个，走过去从小赵嘴里拽出烟用脚踩灭，气愤地说：“年轻人，学什么不好，就知道抽烟，太没出息啦。”小赵转身便出去了。

一会儿，办公室的公用电话响了，是陈倩的男朋友打来的，两人聊了半个多小时了，好像还没有停下的意思。电话离老张不远，老张伸出手把电话键按下去。陈倩很不高兴地问：“老张，你为什么按我电话？”

老张说：“这个电话是大家公用的，你要是打电话，就用自己的手机打。”说得陈倩没脾气。

快到中午时，孙主任来了，大家赶紧问：“孙主任，咱们的加班费什么时候发啊？”孙主任说：“再等等吧，局里现在没钱，不过请大家放心，等有钱了，优先给大家发。”

老张突然吼道：“没钱？钱都让你们当官的吃了喝了，还在这里假惺惺地装慈悲！”

老张正和孙主任吵着，感觉有人推他，一翻身便醒了。他老婆问他，刚才大喊大叫是不是做噩梦了。老张回忆了一会儿，高兴地说：“吓死我了，还好是场梦。”